

## 第一章 隱匿身分伺機報仇

「就是這個丫頭？」

冷冷的聲音自上方傳來，紫芍跪在長階下，壓低身子不敢抬頭。

她聽得出這是穆夫人的聲音，這個聲音她只聽過兩次便記住了，屬於將軍夫人的那種威嚴與自得，在這府中再無可能是別人。

「是，就是這個丫頭。」一旁的邢嬤嬤畢恭畢敬地回答。

「抬起頭來，讓我瞧瞧。」穆夫人淡淡地道。

紫芍怔了怔，本能地往後縮了一下。每一次有人看著她的時候，她總是這般，有些心虛，然而這樣的心虛是可笑的，時至今日已經沒人能認出她了。

穆夫人從前見過她嗎？其實她也不太確定，似乎曾經在宮宴上碰過幾次面吧？但彼此不曾有過交集，也無交談，就算她還是原來那張臉，穆夫人也不一定認得出來。

「發什麼愣啊？」邢嬤嬤急忙對她道：「夫人叫妳把頭抬起來。」

紫芍終於鼓起勇氣抬頭，面對穆夫人凌厲的目光。

說來奇怪，這一刻，她心裏所有的恐懼都蕩然無存。站在她面前的不過是個普通人罷了，整個將軍府上下都是普通人，而她經歷了生死浩劫、經歷了不可思議的輪回奇跡，還用得著怕普通人嗎？

「妳叫什麼名字？」穆夫人問道。

「紫芍。」她回答。

穆夫人道：「聽來也不像是鄉野丫頭的名字。」

紫芍暗道：的確不像，因為這其實是她給自己取的名字，為了紀念她的母親，母親生前最喜歡的就是紫紅色的芍藥花。

她根本不知道這具肉身原本的名字，在河岸上醒來的時候，她只是一個無名無姓的孤女。

「妳入府多久了？」穆夫人又問。

「不過一個月而已。」邢嬤嬤代為答道。

「才一個月，就敢讓她到我房裏伺候？」穆夫人瞥了她一眼。

「回夫人的話，」邢嬤嬤戰戰兢兢地道：「原是讓她打掃庭院的，可這幾日為了籌備將軍過壽辰的事，府裏實在缺人手，這才讓她到夫人房裏幫忙整理。」

「這手腳也太笨了，」穆夫人皺眉，「怎麼好端端的把我那青瓷花瓶給砸了？」

「這丫頭是不夠機靈的，」邢嬤嬤無奈地道：「平時也不怎麼說話，總是發愣。」

「她不會是腦子不好使吧？」穆夫人仔細端詳著紫芍，觀察她有無異狀。

邢嬤嬤沒有吱聲，也在懷疑紫芍是個傻子。

紫芍眼裏帶著些許諷刺。

呵呵，她傻嗎？手腳笨，是因為從前沒有做過這些粗重的活；不愛說話，是因為她覺得與這府裏的人無話可說，要保護自己的祕密，還是少說為妙。至於總是發愣……有太多的過往、仇恨、傷痛與怨結，讓她陷在思緒翻湧中不能自拔，所以她總情不自禁地發呆。

「很好，」穆夫人忽然下了結論，「讓她到冉姨娘房裏當差吧。」

「啊？」邢嬪嬪不由一怔。

「將軍前兒跟我說，冉姨娘這些年身邊服侍的人太少，日子過得怪苦的，好像我苛待了她似的。」穆夫人冷笑道：「這不，我還得替她張羅幾個丫頭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不如老身另去尋幾個聰明伶俐的，給冉姨娘房裏送去——」邢嬪嬪道。

「虧妳跟了我這麼多年，怎麼連話都聽不明白？」穆夫人打斷她，「要那麼聰明伶俐的做什麼？像這樣笨笨的才好呢。」

「是是是，老身懂了。」邢嬪嬪恍然大悟，連連點頭。

其實方才穆夫人一開口，紫芍便懂了，像她這樣笨手笨腳，連事情都做不好，到了冉姨娘房裏，肯定盡惹麻煩，哪裏伺候得好主子呢？不過這也是穆夫人希望的吧？

穆將軍雖然不太寵愛冉姨娘，可這些年來，將軍府也就納了這麼一個妾，在穆夫人心中終究是一根刺，她怎麼會讓冉姨娘過得舒坦呢？

穆夫人吩咐道：「讓這丫頭收拾收拾，今晚就搬過去吧。」

「夫人不打算罰她了？」邢嬪嬪問，「砸了那麼貴重的花瓶，少說得罰跪半日。」

「不必了，反正那花瓶我也不太喜歡。」穆夫人道：「那是將軍從外面帶回來的戰利品，說不定沾著什麼煞氣呢，砸了也好。」

「夫人真是寬厚，」邢嬪嬪對紫芍道：「聽到了沒有？夫人免了妳的罰，妳往後要記著夫人的好，明白嗎？」

紫芍微微點頭。

記著，她當然會記著，是穆將軍帶人抄了她的家，殺了她所有親人，掠奪了她父母的家產。

那個青瓷花瓶是她母親從前最喜愛的，母親說她最喜歡那瓶子無花無飾、古樸典雅，只在瓶身上有著淡淡的紋路。像穆夫人這般豔俗的女子，自然不懂得這種內斂的美麗。

花瓶是她故意砸碎的，她寧可砸碎，也不會讓母親從前的心愛之物落在仇人手裏。

紫芍再度俯首，輕聲道：「多謝夫人。」

如今她要做的就是潛藏在奴婢的身分下，伺機而動，總有一天，她會替父母報仇、替北松王府上下數百亡靈報仇。

半年前，她還是北松王的掌上明珠，蕭國赫赫有名的元清郡主。她的父王雖然比不上永澤王那般得蕭皇倚重，但也是天潢貴胄，位高權重。她自幼過著奢華的生活，受盡嬌寵，這天底下的同齡女子，除了蕭皇的兩位公主與永澤王的熙淳郡主，再無貴女能與她爭鋒。

然而，忽然有一天，一切都變了，大將軍穆定波帶著一道聖旨領兵闖進她家，以她父王意圖謀反為由，將北松王府滿門殺盡。

她記得那一日血流成河，本來精緻綺麗的北松王府瞬間如同地獄，刀劍斬下，厲叫撕心，那樣怵目驚心的情景，她此生再也不敢回憶。

府中僕婢使了全力掩護她從側門逃出來，她在小巷裏蹲了一宿，吹了一夜冷風，天明的時候，混在商販的隊伍裏出了京城。

她用頭上的簪子換了一匹馬，想到蒙山軍營去找她的表哥，這是她唯一可以投奔的人，也是唯一可以幫助她的人。

然而途中馬兒受驚，摔進了河裏，她在河岸上醒來的時候，發現自己換了一件衣裳，她無意中看見水中的倒影，不由嚇了一跳。

不，那不是她的臉，有如芍藥般美麗的元清郡主竟變成了一個尋常的鄉野丫頭！這到底是她的幻覺，還是她移魂了，借用了誰的屍？

她在悲痛欲絕中卻有著一絲慶幸，因為這張迥然不同的臉，可以讓她逃避官兵的追捕，安然無恙地活下來。這大概是上蒼給她的一絲憐憫，也給了她報仇的機會。一番輾轉之後，她好不容易來到蒙山軍營，卻聽說表哥因為她家的事受了牽連，被朝廷拘禁起來。正當她再度絕望時，遇到給將軍府採購奴婢的買辦，彷彿是天賜的另一個機緣，她順利進入將軍府。

從今往後，她的名字不再叫元清，而是紫芍。

「紫芍，從今往後，妳就在冉姨娘房裏伺候。」邢嬤嬤一邊領著紫芍，一邊穿過長長的遊廊，「妳入府這些時日，可弄清了上下的關係？」

「弄清了。」她點了點頭。

「妳這丫頭，看上去糊裏糊塗的。」邢嬤嬤道：「來，先說與老身聽一聽，萬一不對，還可及時糾正。」

「嗯……咱們將軍是皇上跟前的大紅人，護國一品大將軍。」紫芍假裝怔怔地道：「將軍有一妻一妾，正妻就是大夫人，名門之後；妾室冉姨娘就是二夫人，出身低微，是將軍駐守邊關時識得的平民女子。」

「冉姨娘就是冉姨娘，不是什麼二夫人，妳這稱呼可要仔細了，府裏的夫人只一位，就是大夫人。」邢嬤嬤提點道：「若叫錯，可是要挨板子的。」

「是。」紫芍連連點頭，心想這穆夫人醋勁大得有點可笑。

「接著說兩位公子。」邢嬤嬤道。

紫芍繼續道：「府內有兩位公子，大公子是大夫人所生，二公子是冉姨娘所生。」

「這兩位公子的品性，妳可曾聽聞？」邢嬤嬤問。

「呃……大公子十分能幹，文武雙全，很得將軍喜愛。至於二公子嘛……」紫芍抵了抵唇，「聽說太過年輕，不夠穩重，平時也不怎麼在府裏。」

「咱們這位二公子讓將軍頭痛得緊，」邢嬤嬤滿臉不屑地道：「自幼就頑劣不堪，成年後更肆無忌憚，常常宿在青樓徹夜不歸，或與狐朋狗友交際，所以平常不太在府裏。」她是穆夫人的心腹，提起冉姨娘生的兒子，言語間飽含譏諷。

「怎麼冉姨娘也不管教管教？」紫芍問道。

「她一個出身低微的平民女子，自己都有不周到的地方，哪裏管得好兒子？」邢嬤嬤輕蔑地道：「不過這樣也好，於咱們夫人便無礙了。」

呵，冉姨娘母子越是不濟，就越顯出穆夫人母子的好。這家族宅鬥之事，紫芍多少懂得一些。

「紫芍，這個給妳。」邢嬤嬤忽然掏出一個銀錠子，偷偷塞到她手中。

「這……」她嚇了一跳，「嬤嬤為什麼給我這個？」

「妳拿著吧，夫人給的。」邢嬤嬤笑道：「日後妳在冉姨娘那裏聽到什麼、看到什麼，悄悄告訴我一聲便可。」

原來這錢是用來收買她當耳目的，她唯有不動聲色地拿著，才不會得罪穆夫人。這樣也好，穆夫人既然要利用她，在這府裏她便多了一個靠山，或許也多了一條復仇的途徑。

「前面便是冉姨娘母子所住的院子了，」邢嬤嬤指著不遠處，「我引妳進去，先給他們請個安。」

紫芍翹首望去，只見遊廊的盡頭有著一座僻靜的小院，翠竹挺立，蘅蕪清芬，倒是個安樂的所在。

冉姨娘雖說出身低微，但看這院落的佈置，倒不算俗氣，還有幾分穆夫人所不及的雅致。

她們才行到廳堂門口，隔著竹簾便聽到一聲厲喝——

「你給我跪下！」

紫芍不由一怔，邢嬤嬤也停下腳步。

「昨兒晚上你去了哪裏？」

廳堂裏傳出一名女子的聲音，聽起來這女子上了些年紀，不過聲音倒是清悅得很，平素應該是斯文細軟的嗓音，此刻不知為何竟如此凌厲，想必是遇到了什麼氣憤之事。

邢嬤嬤往簾子裏窺探一二，回頭對紫芍低聲道：「冉姨娘在教訓二公子呢。」

「為何？」紫芍不由詫異。

「昨兒是將軍的生辰，可咱們這位二公子卻不知跑到哪裏去了，徹夜未歸。」邢嬤嬤道：「老身就知道會有這番教訓。」

紫芍不由蹙了蹙眉，二公子穆子捷膽子也忒大了，父親生辰也敢在外面花天酒地？但這著實不通常理，紈褲就算再怎麼大膽也不會如此，惹怒自己的父親無疑是雞蛋碰石頭，對他們母子有什麼好處？

「說，你到底去了哪裏？」冉姨娘再度高聲問著。

終於，穆子捷回答道：「母親就當孩兒去了青樓吧。」

隔著簾子，紫芍很想看看這位大名鼎鼎的二公子穆子捷的模樣，見一見他到底有怎樣的三頭六臂，生了這樣大的膽子。

「什麼叫『就當』？」冉姨娘越發生氣，「去了哪，你照實回答即可，這又是在作什麼怪？」

裏頭一陣沉默，穆子捷就是不願開口。

「從今兒起，你別想出這院子，」冉姨娘道：「你父親已經派人來守在外邊了。」

「也罷，」穆子捷笑道，「出去逛著也累，正好在家歇兩天。」

「你……」冉姨娘怒不可遏，卻無可奈何，「回你房裏去，閉門思過。」

「孩兒告退。」穆子捷施了個禮，退出廳堂。

他打起簾子，正好與紫芍打了個照面。

紫芍怔了怔，心裏不由有些異樣之感，好像……在哪裏見過他，為何感覺頗為熟悉？

不得不說，穆子捷的模樣出乎她意料，與她平素所知的紈褲子弟完全不同，並非猥瑣浪蕩之相，相反的，他像是一個清俊的書生。

只見他一襲素淺青衫，髮髻用白玉簪子束在頭上，嘴角微微翹著，眼睛彷彿星子般燦爛，看人的目光格外清爽。

紫芍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人物，從前她身邊王孫公子雖多，但渾身都是世俗之氣，從沒似他這般有飄逸絕塵之感。

他就是時常流連青樓，夜不歸宿的穆子捷？說來誰會相信呢？

她為何會覺得他如此熟悉？難道……從前在宮裏見過？他父親帶他進過宮嗎？

「二公子。」邢嬤嬤彎了彎身子。

「原來是嬤嬤在此，」穆子捷微笑道：「怎麼，在這門外聽了好一陣子了？」

「並非老身刻意偷聽，」邢嬤嬤連忙解釋，「只因帶這丫頭來見姨娘，無心撞見。」

「丫頭？」穆子捷的目光在紫芍身上掃了掃。

紫芍連忙低下頭去。

「是夫人吩咐撥給姨娘使喚的，」邢嬤嬤道：「將軍說姨娘這裏人手太少，夫人怕苛待了姨娘。」

「有勞了。」穆子捷又道：「別是安插個耳目在這吧？」說完他逕自大笑起來。

「二公子說笑了……」邢嬤嬤有些心虛。

「妳們忙吧，」穆子捷道：「我閉門思過去。」說著，他輕揮衣袖，下襬一甩，大步而去。

紫芍看著穆子捷的背影，覺得他倒是個豪邁的人，這府裏說話向來遮遮繞繞的，從不似他這般爽快。

「來，領妳去見姨娘。」邢嬤嬤對紫芍道。

紫芍收斂思緒，跟隨她跨入廳堂之中。

一進去，她便拉著紫芍屈膝道：「給姨娘請安。」

「嬤嬤今日來可是有事？」冉姨娘方才與兒子起爭執，此刻面色依然煞白，憤怒未平。

紫芍偷偷抬頭看她，不由暗歎這果真是個美人，雖然已過四十，但歲月無法抹去她臉上那傾城的麗色，難怪穆將軍這些年來只納她這一房妾室。

穆子捷的相貌看來是隨了他的娘親，清秀脫俗。

「近日府裏新買了幾個丫頭，」邢嬤嬤道：「夫人想著姨娘這裏缺人手，便把這小丫鬟送來，供姨娘使喚。」

冉姨娘抬頭看了看紫芍，沒有多問，只道：「有勞大姊費心，這丫頭就留下吧。」

紫芍悄悄瞧了瞧這屋裏的陳設，卻見架上擺著另一個青瓷花瓶，這也是她母親的遺物。

看來穆將軍對冉姨娘的確寵愛，把從她家擄來的戰利品也分了冉姨娘一些。而冉

姨娘這尊花瓶，說來還比穆夫人那個更為昂貴。

「對了，正巧有一件事，」冉姨娘忽然道：「我這裏新得了個玩意兒，昨兒本想作為生辰壽禮送予將軍，但被那逆子一氣，倒是忘了。想來今日將軍一定會去大姊那裏，嬷嬷正好替我送去。」

「哦，不知是什麼壽禮？」邢嬷嬷笑道：「老身一定當心。」

「也不是什麼貴重東西，前些天在一間古玩鋪子裏得到了個黃銅面具，聽那掌櫃說，刻的是戰神，我想著，咱們將軍配這個正好。」冉姨娘吩咐一旁的婢女道：

「去把那大匣子拿給嬷嬷。」

婢女應了聲，從架子上取下一只錦匣，開了蓋子，捧到邢嬷嬷面前。

「姨娘果然是懂風雅的，送的東西這麼特別。」邢嬷嬷對著那面具瞧了又瞧。

「我一個邊關女子，哪裏懂什麼風雅啊，」冉姨娘歎道：「不過是從前跟著將軍學了些，是將軍有耐心，教我讀書識字、品器鑒畫……所謂再造之恩，也比不上將軍待我的恩情。」

確實，穆將軍雖是武將，但學問也不差。紫芍憶起，從前他到北松王府拜訪時，也常與她父王在一起談論這些東西，見識不淺。

「如此，老身就先捧著這賀禮去了。」邢嬷嬷對冉姨娘施禮，又轉身對紫芍囑咐道：「今後妳留在姨娘這裏，要萬事小心，可別碰壞、砸壞什麼。」

「我這裏也沒什麼值錢的東西，」冉姨娘對紫芍和藹地笑道：「若是金的、銀的，砸了也就罷了，只是架上的青瓷花瓶要當心，這是將軍送的，我特別喜歡上面淡淡的紋路，覺得格外典雅。」

紫芍一怔，只覺得這話……怎麼跟她母親從前所說的一般無二？看到冉姨娘，她沒來由地想起了自己的娘親。

「姨娘，」紫芍不由道：「姨娘還是另挑別的壽禮送給將軍吧，這面具不是很妥當。」

「什麼？」冉姨娘不由愣住了。

邢嬷嬷聞言吃了一驚，連忙罵道：「妳這丫頭，胡說些什麼呢？在姨娘面前也敢妄言！」

「姨娘，這面具不是黃銅，是真金。」紫芍道：「不過是年月久了才變成這黑黑的顏色，又不似日常所戴的金飾那般，稍稍擦拭便可恢復光彩，這上邊結了層垢，須得好好清理才行。姨娘覺得這是尋常的黃銅物件，可這其實應該是從古墓裏挖出來、曾戴在屍體臉上的。」

「什麼？！」冉姨娘瞪大了眼睛。

邢嬷嬷半晌說不出話來。

「像這樣的戰神面具，又是真金製的，可見死者身前品階不低，也可能是個護國大將。」紫芍繼續道：「奴婢想著，這樣的東西雖然貴重，但多少有些忌諱，不宜當做壽禮。」

「妳怎麼知道……這是墓裏的東西？」冉姨娘顫聲問。

「奴婢有個舅舅，從前幹的是摸金校尉的事，」紫芍解釋道：「所以奴婢知道一

些。」摸金校尉是好聽的說法，其實就是盜墓賊，想來冉姨娘應該也聽聞過。

「原來如此……」冉姨娘驚魂未定，「所幸妳提醒我，還好沒釀成大禍。邢嬤嬤，把這面具擱下吧，改天我再另尋賀禮給將軍。」

其實紫芍大可不必多嘴多舌，只是剛才她覺得這冉姨娘有些像她娘親，她又憐憫他們母子在這府裏的境遇，方忍不住開口。但邢嬤嬤怕是會不高興吧？原本可以藉此助大夫人治一下姨娘，卻被她生生攪和了。

誰料，邢嬤嬤卻在她耳邊輕輕道：「做得不錯，先得到這一位的信任為好。」

「妳這丫頭見識倒不小，」冉姨娘不由對紫芍刮目相看，「當個粗使丫鬟浪費了，這樣吧，妳去二公子房裏伺候。」

「啊？」紫芍沒聽清。

「唉呀，姨娘如此賞識妳，快跪謝姨娘啊。」邢嬤嬤急忙笑道。

「二公子這些年來實在頑劣，我一直想替他尋個妥當的丫頭，今日也算是巧了，妳可得替我盯著他些。」冉姨娘囑咐。

「多謝姨娘。」紫芍跪下身子，鄭重地施了個禮。

真沒料到她隨便幾句提醒，竟換來莫大的青睞，看來上天也垂憐她，給了她一個良好的開端，讓她可以在這府裏找個一個棲身之地，以備未來。

紫芍的嘴角雖有著淡淡微笑，心裏卻滿是酸楚，縱使復仇之路這般順利，可就算報了仇，她的家人也不會回來。

## 第二章 提議賀禮以表忠心

紫芍站在穆子捷面前，有些忐忑，一時間連雙手都不知該怎麼放，她方才向二公子稟明自己的來意，但他一直看著書，沒理會她。

相較於她的緊張，他端著一盅茶，一邊淺淺啜飲，一邊翻著書，十分閒適。

不得不說，他真的是她此生見過最俊美的男子，此刻一身家常綠衫穿在他身上卻極其清新出塵，讓她忍不住一看再看。

更重要的是，他總給她一股熟悉的感覺，她到底在哪裏見過他呢？憑著如此俊美的相貌，她應該會有印象……可是卻怎麼也想不起來。

好半晌，穆子捷方才擱下茶盅問道：「是母親讓妳到我房裏來伺候的？」

紫芍屈了屈膝，答道：「是，二公子。」

「這倒怪了，」穆子捷半眯起眼睛打量她，「母親從來沒往我房裏派過人，今兒這是怎麼了？妳這丫頭叫什麼名字？有哪兒值得她器重？」

「奴婢紫芍，想來……姨娘也不是器重奴婢，只是怕二公子這裏少人服侍。」紫芍掂量著回答。

「我常常不在府中，並不需要多少人服侍。」穆子捷笑道：「何況妳是個新來的丫頭，還是從夫人那裏支過來的。」

這話彷彿在暗示她是個奸細，紫芍聽得出其中的嘲諷之意。

「妳倒說說，我為什麼要留妳？」穆子捷問著，「我的丫頭必須出類拔萃才行。」

「奴婢……」紫芍想了想，此刻的自己真沒什麼可吹噓的，相貌平平，笨手笨腳，還不擅言辭。

「妳還是快回夫人那裏去吧。」穆子捷頓了頓又道：「對了，替我轉告夫人，叫她別再為難姨娘。這些年來我夠沒出息了，沒資格跟大公子爭搶什麼，她大可放心。」

這話什麼意思？難道穆子捷是故意裝做沒出息的樣子，為了讓夫人放心？

「夫人那裏，奴婢估計回不去了……」紫芍清了清嗓子道：「因為奴婢不小心砸了東西，夫人正怪罪呢。」

「哦？」穆子捷挑了挑眉，「把妳一個罪奴送到我這裏，是想給我添亂嗎？」紫芍沉默片刻，鼓起勇氣道：「另外，奴婢也想勸二公子，別把沒出息這幾個字掛在嘴邊，在奴婢眼裏，二公子很有學識的。」

「有學識？」穆子捷一怔，隨後哈哈笑道：「妳這丫頭真有趣，妳哪隻眼睛看到我有學識了？」

「公子手裏的那本書，就是一本挺有學問的書。」紫芍道。

穆子捷沒料到她會這麼說，不解地問：「哦？怎麼不覺得我是在看風月小說呢？莫非妳識字？」

「奴婢的舅舅教過奴婢幾個字。」紫芍道：「公子看的這本書，奴婢舅舅家裏也有，說的是陰陽風水。」

「不錯，」穆子捷表情嚴肅起來，看她的目光也變得銳利，「妳一個鄉下丫頭，居然有個懂風水的舅舅？怎麼，他是算命先生嗎？」

「說來慚愧，他是……摸金校尉。」紫芍低聲道。

「什麼？」穆子捷好半天才反應過來，「盜墓的？不對啊，盜墓的看陰陽風水的書做什麼？」

「二公子有所不知，這墓穴所葬之處，皆是按著陰陽風水所佈置。」紫芍解釋道：「懂了風水，自然能尋著墓穴。」

「哦，原來如此。」穆子捷恍然大悟，瞧著紫芍的眼神又是一變，瞬間柔和了許多。「看來妳這丫頭頗為有趣，怪不得姨娘會把妳撥過來，但我仍舊不敢留妳，畢竟妳是從夫人那裏過來的。」

「二公子何以認為，奴婢就是替夫人效力呢？」紫芍看著他，「奴婢一個孤女，入得這府中，找個依靠賺些銀子是最要緊的事，不論夫人那裏，或者公子這裏，只要對奴婢好，奴婢就對誰盡忠，自古不都是如此嗎？」

穆子捷思忖了須臾方道：「妳說的也有道理，只不過妳的話我辨不出真偽。」

「公子要如何才肯留下奴婢呢？」紫芍問，「奴婢到了公子這裏就沒有退路了，只盼公子能給奴婢一個機會，讓奴婢表心意。」

穆子捷依舊沒有回答。

「就算不能表明真心，倘若奴婢對公子有用，公子能否考慮讓奴婢留下來？」紫芍又道。

此時，門外忽然有小廝道：「公子，姨娘讓小的過來傳話。」

「進來吧。」穆子捷問：「什麼事？」

小廝施了個禮，答道：「姨娘說，前兒給將軍備的壽禮不妥當，希望公子另尋一



件。」

「不妥當？」穆子捷蹙眉，「那禮物不正符合母親的要求嗎，不張揚、不值錢，但寓意好。」

小廝也奇怪道：「小的也不清楚為何姨娘改了主意，臨時讓人換了。」

「這會兒要到哪另尋一件禮物？」穆子捷有些為難，頓了頓，忽然看向一旁的紫芍，彷彿一時興起，刁難她道：「對了，妳不是盼著我給妳一個機會表忠心嗎？眼前這麻煩事就交給妳吧，去給我娘親尋一件賀禮。」

「不張揚，不值錢，但寓意好？」紫芍照著他方才所說問道。說來，這冉姨娘也是個思慮周全的人，若送太名貴的禮物，怕穆夫人不高興，只能選擇低調行事。

「對。」他淡笑地領首。

「嗯……」紫芍腦子裏思索著，「姨娘與將軍相識時是在邊關？」

「對，我娘本是邊關女子。」

「邊關可有什麼特產？」紫芍問道。

「特產？」穆子捷道：「倒沒什麼，就是櫻桃滋味特別好。」

紫芍當即道：「那就送一筐櫻桃吧。」

「櫻桃？」穆子捷啼笑皆非，「這就是妳的好主意？櫻桃哪裏沒有？府裏天天都有。」

紫芍不答反問：「紅櫻桃還是白櫻桃呢？」

「什麼？」穆子捷有些不解，「櫻桃還分紅的白的？我從小到大只見過紅的。」

「邊關有一種白櫻桃，聽說產量甚少，但特別清甜，現在正是櫻桃成熟的時節，應該採買得到。」紫芍道：「奴婢還聽說白櫻桃有甜蜜共白頭之意，這意思挺好的。」

穆子捷怔住了，「不錯……意思好，不張揚，也不值幾個錢。」

「這能否算是滿意的禮物？」紫芍淺笑道：「將軍鎮守邊關多年，收到這份禮物，一定能明白姨娘的心思。」

「很好。」穆子捷點頭，「就按妳說的去辦。」

小廝連忙領命，轉身準備出去張羅。

他卻喚住那小廝，「等一等，你再叫人收拾出一間整潔的屋子來，給紫芍住，從今往後她就在我這院裏當差了。」

「公子願意留下奴婢了？」紫芍有些驚喜。

「妳說得對，既然妳是有用之人，我沒道理不讓妳留下。」穆子捷回答。

她喜上眉梢。此刻他大概還在懷疑她是奸細吧？不過他肯留下她，說明態度已有緩和。

慢慢來吧，先找到一個能依附的所在，再見機行事。她並不打算加害他們母子，只不過她的確需要一塊跳板。

這是滿盤棋局中，她走出的第一步。

將軍府這幾日著實忙碌，繼穆將軍壽辰大擺宴席之後，皇上又頒下旨意，賜了他「定遠侯」的封號。於是乎，在朝官員連連來賀，定遠侯要迎賓待客回禮，又要到宮裏謝恩，忙得不可開交。

趁著這段日子，穆子捷倒是搞到了一筐白櫻桃，等到定遠侯忙完，便叫紫芍送到穆夫人那裏去。

紫芍本想問，為何偏偏叫她去送櫻桃？

穆子捷沒等她開口，便不懷好意地笑道：「妳挑的禮物妳自己去送，順便還可試探一下妳到底是不是奸細。若這禮物能叫父親滿意，又不至於讓夫人嫉妒，便權且相信妳有幾分忠心。」

紫芍無言以對，只得捧著櫻桃，硬著頭皮往穆夫人屋裏去。

她才走到花園，就見一個戎裝男子領著一眾侍衛昂首闊步地穿過遊廊，不由得怔了怔，心裏忽然一緊，額上的汗都滲了出來。

她認得這戎裝男子，王府被血洗的那晚，這男子便站在穆將軍的身邊，看來是個副將。

她正沉浸在思緒中，卻聽到邢嬪嬪的聲音——

「紫芍？妳這是要去哪裏？」

紫芍回過神來，欠身道：「前邊有陌生男子，奴婢不敢上前。」

「哦，妳說的可是大公子？」邢嬪嬪恍悟道。

「大公子？」紫芍不由瞠目，「前面穿著戎裝的便是大公子？」

「對了，妳在夫人房裏一個多月，沒見過大公子吧？」邢嬪嬪笑道：「也是，大公子一直在軍營裏，這幾天趕上將軍壽辰，家裏又事情繁忙，他才回來。」

所以那便是穆子晏？那夜府裏被血洗時，他也是幫兇之一？

憶及家人慘死的模樣，紫芍胸口彷彿被刀劃開一樣疼痛，整張臉失了血色，十分慘白。

邢嬪嬪覺察到她的異樣，問道：「紫芍，妳怎麼了？可是不太舒服？」

「姨娘叫奴婢送些果子來給侯爺……」紫芍連忙掩飾道：「想到又要見著夫人了，有些緊張……」

「妳這孩子真膽小，夫人是莊嚴了些，可待妳還不錯，上次砸了東西也沒責罰妳，對吧？」邢嬪嬪道：「來，我引妳進去。」

「是。」紫芍低下頭，緊跟著邢嬪嬪來到房前。

隔著簾子便能聽見穆夫人與定遠侯說話的聲音，還有另一個年輕男子的笑聲，想必那就是穆子晏。

只聽穆夫人道——

「皇上越發倚重侯爺了，不知咱們子晏在軍營裏的位階會不會也升一升？」

「子晏還年輕，他在軍營裏的位階已經不低了，別太過貪心。」定遠侯道。

「孩兒能隨父親在軍營裏歷練，已然很是知足，」穆子晏乖巧地答，「母親放心，將來孩兒更有出息的時候，位階自然會升的。」

「侯爺聽聽，這孩子多懂事。」穆夫人笑道：「可不像老二那個沒出息的，這些日子連個影子都沒有，想必又泡在哪個青樓裏了吧？」

定遠侯哼了一聲，並未作答。

「父親且寬心，二弟還年輕，自然還不懂事，」穆子晏安慰道：「等他再長幾歲便好了。」

聽了這番對話，紫芍覺得穆子晏還頗有幾分修養，不似他娘親那般張揚跋扈，可惜他終究是血洗她滿門的兇徒之一，她遲早要讓他以血償血。

「咱們大公子將來一定能承襲侯爺的爵位，」邢嬤嬤悄悄對紫芍笑道：「這定遠侯的爵位是可以世襲的，妳可曉得？」

她當然曉得，好歹她從前是元清郡主。

「等大公子成為世子，繼承了爵位，冉姨娘母子就更無處安身了。」邢嬤嬤故意提點道：「所以妳這丫頭必須好好替咱們夫人效力才是。」

紫芍不以為然，爵位雖是世襲，卻不一定是讓長子承襲，到底要憑穆定波的心思，假如他喜歡二兒子多一些，這府中局面扭轉也未必可知，只不過穆子捷那副沒出息的浪蕩模樣，想來很讓穆定波寒心。

穆夫人忽然高聲問：「門外是誰呢？」

「是老身。」邢嬤嬤答道：「冉姨娘派丫頭送果子過來。」

「進來吧。」穆夫人道。

邢嬤嬤掀起簾子，領著紫芍進入屋內，恭敬施禮。

「送果子？」穆夫人問：「什麼果子啊？我這裏什麼都有，回去轉告妹妹，不必勞心了。」

「果子是送給侯爺的賀禮。」紫芍屈膝道。

「賀禮？」穆夫人看了定遠侯一眼，笑道：「侯爺的壽辰都過好幾日了，虧得妹妹才想起來要送禮。」

「也是恭祝侯爺得封定遠侯的賀禮。」紫芍補充道。

「哦，妹妹可真省事啊，一份禮物，兩個祝賀。」穆夫人語帶諷刺地道：「那得多貴重稀罕的果子才行啊？」

「就是一筐普通的果子。」紫芍答道。

「侯爺，您看看，妹妹這可真是沒把侯爺放心上。」穆夫人趁機道：「她那個兒子不來給侯爺道賀就算了，她自己呢，用一筐果子就想打發了事？」

「別說了，」定遠侯卻道：「把果子呈上來吧。」

紫芍上前，揭開筐子的蓋子，並道：「才從邊關運來，可新鮮著呢。」

「邊關？」定遠侯的眼神中明顯閃過一絲興味。

「回侯爺的話，這是白櫻桃。」紫芍半跪及地，將筐子舉得高高的。

「白櫻桃？」一旁的穆子晏道：「我只吃過紅櫻桃，這白櫻桃又是什麼？」

「這是邊關特產，」定遠侯的聲音裏多了些許柔情，「十株紅櫻桃樹裏才有一棵白櫻桃樹呢，很是稀罕。」

「真的？」穆子晏問：「甜嗎？」

「比紅櫻桃甜上十倍。」定遠侯道。

「那孩兒要嘗一嘗。」穆子晏想伸手探進那筐裏，卻被定遠侯喝住了——

「這是為父的賀禮，怎麼著也得為父先嘗。」

這話有些責怪之意，穆子晏霎時愣住，臉上有些掛不住，好不尷尬。

一旁的穆夫人察覺到不對勁，連忙道：「哟，什麼大不了的東西？不過是一筐櫻桃罷了。子晏，你父親的爵位將來是你的，更何況幾個果子。」

此話不說還好，一說出口，定遠侯的臉色更加嚴肅。

他冷冷地道：「我的爵位，有說過一定傳給子晏嗎？」

穆夫人碰了個大釘子，頓時面紅耳赤地怔在原地。

「本侯爺的東西，該給誰、什麼時候給、誰能碰，誰不能碰——誰說了都不算。」定遠侯又道。

穆夫人的顏面蕩然無存，眼眶不由含淚，身子一陣輕顫。

「母親……」穆子晏連忙攙住她，「都是孩兒不好，孩兒太嘴饞了，害父親與母親徒生這一番爭執來，孩兒不孝。」

「不……」穆夫人勉強忍了好半晌才沒有失態，「是我失言了……侯爺，是妾身失言了，請侯爺責罰。」

穆夫人哪怕平素再囂張，娘家勢力再強大，對著定遠侯依舊忌憚，畢竟為夫者為尊。

「我方才語氣也重了些，」定遠侯歎一口氣，態度軟和下來，「夫人不必介懷。」

「妾身這就吩咐下人把白櫻桃冰鎮著，全數送到侯爺書房裏，」穆夫人說著又補充一句，「旁人都不得碰。」

「一筐櫻桃而已，沒什麼能碰不能碰的。」他忽然笑道：「你們若想嘗嘗，這就分去吧，我也吃不下這麼多。」

穆夫人的神情有些迷惑，彷彿弄不清丈夫說的是客氣話還是別的。她當下也不敢妄動，只拉了拉兒子的衣袖，與他一併老實地站著。

「對了，姨娘可還有什麼話叫妳帶給我的？」定遠侯對紫芍道。

「沒有了……」她連忙答道。

「我想起從前邊關的許多民謠來，多年未聽，詞也忘了，改天叫冉姨娘撿幾首出來聽聽。」

「是。」她點頭。

怎麼這會兒忽然提起民謠來？想必這是只有定遠侯與冉姨娘兩人懂得，如同暗語一般，旁人都聽不明白吧？

紫芍微微一笑，她忽然發現冉姨娘在府中的地位其實沒有那麼低，一個女子若能得到丈夫的喜愛，又能引得另一個女子的嫉妒，自然不會處於完全弱勢。

自己如今就像一朵羸弱的菟絲花，得找到足以依附的藤蔓才能存活下去，才有復仇的希望。

若冉姨娘母子真能為她所用，那便好了。

紫芍緩步回到那座清幽的小院，天色漸漸暗了，此刻正是傳晚膳的時候，不過她不餓，便這樣在閒庭信步間盤算著接下來該下的棋。

「叩」一聲，有什麼忽然打在她的額頭上，似乎是一枚極小的石子，雖然不至於太疼，但著實嚇了她一跳。

一個聲音從半空中傳來——

「傻丫頭，怎麼去這麼久？」

紫芍抬眸，看到屋脊綠瓦之上，穆子捷正晃著一雙腿悠哉地坐在那裏。

「二公子……」紫芍不由吃驚道：「您怎麼坐在房頂上？」

「這裏甚是涼爽。」穆子捷手裏拿著一個酒壺，對著初升的明月飲著佳釀，一副逍遙的模樣。

紫芍連忙道：「二公子，快下來吧，別讓人看見了。」

「我在自己的院裏，還怕別人看見？」穆子捷笑問：「妳這丫頭要不要一起上來喝一杯？」

「奴婢不敢。」紫芍慌忙擺手。

穆子捷見狀也不勉強她，只問：「怎麼，果子都送過去了？」

「已經送到侯爺手上了。」

「我父親說了什麼？可還滿意？」他詢問細節。

「滿意得緊。」她點頭。

「夫人呢？可有嫉妒？」他又問。

「好像……有些嫉妒。」她答。

他忽然道：「小丫頭，妳坦白說了吧，妳就是個奸細。瞧，這禮物引得夫人嫉妒了，日後她肯定找機會報復我娘。」

「這……」紫芍一時間無言以對，「二公子，您也太強人所難了，要讓侯爺滿意就肯定會惹夫人嫉妒，不論怎麼樣，奴婢都是個死。」

「嗯，確實有點為難妳。」他還算有幾分良心，點了點頭道：「不過我還是不能確定妳是不是奸細。」

紫芍清了清嗓子才道：「公子，其實……奴婢是不是奸細，夫人嫉不嫉妒，日後會不會報復姨娘，都沒有關係。」

穆子捷眉心一蹙，「妳這丫頭說的是什麼話？」

她正色道：「只要公子您自己爭氣，能得侯爺器重，把這府中的權力都攬了，夫人就不敢再欺負你們母子了，就算派一百個奸細躲在您身邊，也沒什麼大不了的。」

穆子捷凝眸，目光在紫芍身上來回掃視，好半晌才道：「妳說的沒錯，」他聲音沉了下來，「我若得勢，必然沒人敢再欺負我娘，我也不必成日流連在外，想回家卻不能回，就連給父親祝壽也不能，只怕夫人不高興，刁難我娘……」

果然，紫芍之前猜的沒錯，他故意裝出紈褲之相就是顧忌著夫人。

「如此，二公子更要發奮才行啊，」紫芍藉機道：「方才奴婢在夫人那裏，聽侯爺的意思，他未必會把爵位傳給大公子。」

「怎麼，妳覺得父親有可能把爵位傳給我嗎？」穆子捷彷彿聽到什麼笑話，禁不住笑了起來。

「怎麼不能？府裏只有兩位公子，」紫芍認真地道：「不是大公子就是您，能贏的機會是一半一半的。」

「我發現妳雖然是個粗使丫頭，可有時候說出來的話真嚇人，」穆子捷忽然鄭重道：「就像醍醐灌頂一般。」

「奴婢可不敢當啊。」紫芍連忙道：「奴婢只是實話實說罷了。」

「不過我此刻就算有發奮圖強的心，也沒途徑。」穆子捷歎道：「總得做一、兩件事讓父親注意到我才是，或者在朝中、在宮裏有個靠山也行，可惜我母親出身低微，我自幼沒什麼依靠。」

「依靠？」紫芍腦中忽然靈光一閃，「要在宮裏尋個依靠不難啊，只要公子您能得到皇上的喜愛，再替侯爺辦兩件體面的事，還愁得不到侯爺的器重？」

穆子捷只當她在胡言亂語，「皇上的喜愛豈是說得就能得的，還不難？妳這丫頭真是無知者無畏。」

「不難啊……」紫芍樂道，宮裏的情形她熟得很，助他一臂之力根本易如反掌。

「的確不難啊……」正想說幾句，她卻犯了難，縱使她深諳宮中諸事，可她該如何向他開口？如何指引他，給他獻策？若是稍微透了口風，讓他洞悉了她的真實身分，豈不是會馬上招來殺身之禍？

她得冷靜一二，好好想想，從長計議。